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如此京華
第三十五回 禁風狂蘭閨定清課 探秘密瓜子寓癡情

卻說葉笑庵正與丁卯說著話，教他送扇面給劉玉芙去。那知簾外有個丫頭笑著推簾進來，見有客人在屋裡，便不敢多說，立在一邊。笑庵問：「做什麼？」丫頭吞吞吐吐的說道：「姨娘問大人的字寫完了沒有呢？」丁卯意是這扇面上的字，想葉笑庵現在竟大建乾綱，把贈女戲子的詩都在閨中明白宣佈了。那知笑庵聽了丫頭的話，囁嚅道：「今天客來多了，竟沒有寫，明天補著罷！」那丫頭欲說不說的出去了。笑庵暗暗捏了把汗，想：「好險啊！虧他沒聽見扇面的事，不然這事又鬧大哩。」

原來笑庵在廣東罷官過滬時候，清（輕）狂裘馬，名遍北裡，曾費六千金娶了個妓女名雪雁的。這雪雁原也識得幾個字，一經名士幫忙，便居然算嫻習翰墨。自娶了回來後，因他原姓是薛，便上上下下的喚做薛姨。六十歲老人得了這盛年寵妾，自然越發愛憐，薛姨見他頭髮也白了，還在外邊裝著少年胡行亂走，便下了一番苦工，定出一條規則來。起初要他每日替自己上書一課，後來教的倒沒有什麼，讀的可著實不耐煩了，便將書包向牀頂一擱道：「鬧得人頭都漲了，不學這勞什子罷。」

笑庵巴不得他這一聲，也立起身來呵了個腰道：「這我也覺得怪膩煩的。」說完搭訕著想要溜。

雪雁笑著一把位住道：「還有事煩你哩，好意思便出去了？」

一路說，一路替他磨著墨兒，潤著筆兒，焚了一盒細香，展開一張雪花箋，將笑庵軟丟丟的向椅上一撇，將香撲撲的櫻唇直湊到笑庵耳邊，低低道：「焚名香，對美人，磨險藥，抽珊瑚，這清豔福分，尚不值你寫二百個蠅頭小楷麼？」笑庵經雪雁這一來，不覺熨熨貼貼的居然一筆不苟的寫起小楷來。雪雁暗自好笑，越發添香拂紙，伏侍他得甜蜜非常。

笑庵這一天的二百字真寫得舒服。從此被雪雁逼著，每日寫小楷二百，算是一定的功課，把他那雙胡行亂走的腳跟，管束住了一半。這日功課沒完，要緊著玉芙的扇面，便在書房裡瞞著雪雁寫好了。一雙手腕已有些酸酸的，正要預辦（備）出去，那知索字債的來了。勉強將索債的打發了出去，不覺向丁卯將舌頭一伸，笑道：「我們分頭進行罷！丁卯兩人便出了門，各自坐著車去了。」

那知雪雁聽丫頭回來說著明天補寫的話，早已明白了一半，想多分是又約著金哩玉哩。便獨自一個人走到書房裡，見墨牀上餘瀋未乾，一枝新開的鼠須筆擱在架上，因自言自語道：「寫些什麼呢？這樣整齊停當的。」說時，將抽屜拽開，見滿堆著零稿斷簡。隨手翻弄著。突一張信紙上寫著幾句道：「此兒已有所天，出入監視甚嚴，驟難代致思慕」等，後面笑庵自己批著八個字道：「唉，這相思害定了也。」雪雁含笑將信紙藏在袋裡。再翻弄著，見一張照相中間映著個遺翠花的翠香小影，上邊又是笑庵親筆寫著：「上天下地縱橫古今第一美人之影。」

下邊寫著：「私淑壽陽葉笑庵謹題。」將那小影端詳時，卻也有幾分姿色，便也藏在袋裡。再看時，又有東西發現了，見一枝戴殘的粉紅香水花，花瓣的顏色已褪成灰黃色了，蒂上係著一根絲線，絲線上係著一張紙，又寫著幾個字道：「前夕以燕卿之介，得盡誠意於玉娘，燈燭跋，黯然強別，投我瓊葩，以矢不忘。」雪雁又將這花藏在袋裡。想：「可了不得，再找下去，怕袋都裝不下哩。」隨手再翻著，那知竟一件有趣一件。

又發現了東西是一個紙包，解將開來看時，卻是包磕過的瓜子殼，卻個個磕得四瓣齊整。雪雁不懂這是什麼意思。仔細看時，那包紙上也寫著八個字道：「口澤所存，弗敢棄也。」雪雁見了，止不住歎道：「可憐竟癡到這樣！」便也藏了起來。正再要翻弄著，丫頭來請吃夜飯了，便將抽屜關上，出了書房。設法要等他回來治他一下。

這時的笑庵正呆呆的坐在中和園第一排上，老等著玉芙登場。他本是一句唱都不懂的，那裡聽得了一句半句，只模模糊糊的像有許多花花綠綠的人在台上轉著罷了。偏是越要看的人越不肯出來。眼看著一個個戲子出來進去，劉玉芙的影兒半個也沒有，真急得他好苦。好不容易挨到十一點多鐘，大軸子要出場了，才伸了伸腰，噓了口氣，將眼鏡脫下，用手帕拭了個一塵不染，鄭重的戴好了；又吐了口痰，摸出支雪茄煙來吸著了，將衣襟一整，抬頭望著。兄見一個值場的從後台捧出塊牌子來，把牌面向著裡。想這牌必定是壓坐的戲目了。見那值場的慢慢走到台前，將牌一翻過來，掛在柱上。

不掛時萬事全休，這一掛可掛出了禍來了。第一個便是他，將兩隻眼睛射在牌上，見寫著「劉玉芙病嚔請假」七字，不覺「啊呀」一聲，眼前登時漆黑，幾乎暈了過去。勉強定著神，禁不住全身發起顫來。滿園子的人一時嘩然大鬧，拍著檯子，喊著定要玉芙出場。幾個和調慣的，早已立在桌上指手劃腳的大罵起來。後場見不是路，忙再掛出一聲牌子來，說明日准演雙出。看客那裡肯休，一哄擁到賣票處要還票。他們盡鬧著。

可憐葉笑庵是近六十歲的人了，又新受了一肚子的氣，先已撐不住了，又經他們這一擁，忙搖手道：「鬧不得！鬧不得！你們鬧著把我鬧死了，大總統要問你們要人呢。」眾人那裡理會他，自擦拳捋臂的尋園主為難，漸漸的椅飛碗走起來。笑庵擠了幾次擠不出去，不覺淚如雨下道：「不想我今夕死於此地……」

說沒有完，忽聽得有個人喚道：「笑庵老伯，我們來接你哩。」笑庵見正是丁卯，忙喘吁吁道：「快來救我。我一步也不能動的哩。」只見回來的一人將兩手一分，便分出條路來，一把將他拉著。盡人潑天價鬧去，兩個護一個的出了園子。笑庵得了性命，才問拉著自己的那人姓名。丁卯道：「你只叫他吃肉頭陀罷。」笑庵忙作了個揖，要他二人同車回去。丁卯道：

「不必罷，我們還有事哩。」笑庵紅著臉向丁卯道：「那件事呢？」丁卯撫掌道：「有趣得很。明天上午准有好消息報告。」

笑庵才歡歡喜喜向吃肉頭陀謝了一聲，自上車回去了。他們兩人那裡有什麼事，不過衝衝癩還沒有過，同這老頭兒一起著很沒有意味，才托著說有事，將這老頭兒趕掉，好遊行自加罷了。

如今且說吃肉頭陀那天到了團雲閣，齊東野已先在那裡。

還有幾個人是從沒見過，由東野介紹了。大約第一卷內幾個漂亮人物總有幾個在裡邊。頭陀有一件絕頂的本領，無論見了什麼人，總是半癡不顛的揮灑自如。他從沒向人客氣過，也從沒得罪人過，所以京裡中等老爺裡邊，十停中倒有七停認識他。

這天，那幾個人都是漂亮人物，自然談笑風生。東野這天是個酒局，客齊了便招呼入席。左不過是幾件例行嫖務，不必去敘他。

酒到半酣，齊東野漸漸說上來了，指著頭陀向眾人道：「敝友雖以頭陀自稱，卻了不得的熱心。京內外當道，大半都知道的。今天介紹給諸君，將來同類相應，同氣相求，前程正遠呢。」說時，眾人都客客氣氣的向頭陀拱了拱手。頭陀忽然縱聲狂笑道：「我道你請我來喝酒吃菜，所以趕著奔來，不想竟是賺著我來當眾出丑的。罷了，罷了！我虧是把面皮改造過來的，你要罵盡罵。我是吃喝要緊。」說完，將箸指著盤裡的鴨子道：「你聽聽，我可不容你吃啊！」眾人聽了，不覺大笑起來。真是：